

美英侵略東亞史

法學博士 大川周明 著  
古丁・爵青・外文 譯

# 美英侵略東亞史

興亞叢書

藝文書房版



## 序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乃是世界上應永遠被記憶的吉日。對於美·英兩國宣戰的詔勅，此日御渙發，日本勇躍爲打倒安格羅·撒克遜世界幕府而奮起了。在最初的一日，已經殆將美國太平洋艦隊擊滅，同時襲擊菲律賓，攻陷香港，征討馬來半島，在雄渾無限的規模裏發揚了皇軍的威武。

此小書，乃在對美·英戰開始的第七日，即自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同二十五日，由四方戰線頻傳捷報，國民對於皇天的垂惠恐懼感激之間，所行無線電廣播放送的速記，稍加補訂而成者。雖題爲『美英侵略東亞史』，而時間短促，又志在闡明美·英兩國與日本及東亞不可並存的理由；所以，史實的敘述，便也不得局限於有補於此目的之範圍以內。如果這冊小書，能够彷彿大東亞戰的深遠的世界的意義並日本的莊嚴的世界史的使命，依此國民將其既有的完遂聖戰的覺悟更加凜烈，將其獻已奉公

的熱腸更加溫暖，則予之欣幸，將難盡紙筆矣。

昭和十七年一月

大川  
周  
明

# 目次

## 美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九)

第二日……………(一六)

第三日……………(二六)

第四日……………(三四)

第五日……………(四三)

第六日……………(五一)

## 英國侵略東亞史

第一日……………(六三)

第 二 日	.....	( 七 三 )
第 三 日	.....	( 八 一 )
第 四 日	.....	( 八 九 )
第 五 日	.....	( 九 六 )
第 六 日	.....	( 一 〇 七 )

美國侵略東亞史





## 第一目

我在大正十四年，即自今十六年以前，曾經公布一部題爲「亞細亞・歐羅巴・日本」的著書。這本著書是一本不滿百頁的小書，但是寫作的目的既多且大，不會因量害意。

第一個目的：在於闡明世界史的意義，以求當時跋扈日本之中的和平論者的反省；第二個目的：在於顯示，所謂真正的意義的世界史，也不外是東西兩洋的對立・抗爭・統一的歷史。第三個目的：乃是爲了素描成爲世界史經緯的東洋並西洋之文化的特徵；第四個目的：便是爲了如此對於全亞細亞主義給與理論的根據。於是，第五個目的：乃在於闡明，爲了實現新世界，東西戰終成爲難以避免的運命，而反省日本對此之莊嚴的使命。我在這本書裏如次結論：

『現在東洋和西洋，已經各走盡了他的路途。誠然，已經進至二者相離難以存續的

地步。世界史在明示着二者必須相結。雖然，此結合恐怕不會在和平之間完成。天國常在劍影裏。東西兩強國賭命之戰，恐怕有如從來亦屬如此；爲了出現新世界，乃是難以避免的運命。這種論理，果真作爲美國對日本的挑戰而現出。亞細亞的唯一的強國是日本，代表歐羅巴的最強國是美國。這兩個國家，不知是故意抑是偶然，一以太陽，他以衆星，各作爲該國的象徵；所以，其對立宛若白晝和暗夜的對立。這兩國有如希臘和波斯，羅馬和迦太基之必須爭戰，也是在於必須爭戰的運命。日本啊在一年之後乎，十年之後乎，或三十年之後乎？那只有天曉得。不知幾時天將喚你，而命你爭戰。要準備到底，寸時亦不可疏忽。建國三千年，日本僅由外國攝取了一切文明，尙未嘗對於世界史積極地有所貢獻。這長久的準備，豈非實爲今日乎？在將至的日美戰爭，日本將以勝利驅逐暗夜，天日輝耀，世界明朗。

我的這種立言，在十六年後的今日，已成爲事實而呈現。我關於日美戰爭的真正意義，想法和十六年以前，並未曾稍改。這次戰爭，當然有如政府所宣言，無疑地是直接爲完遂中國事變而戰爭。而中國事變的完遂，乃爲實現東亞新秩序，卽爲復興亞細

亞。復興亞細亞，乃爲實現世界新秩序，卽爲實現人類的更高的生活。世界史，如無此日美戰爭，如無日美戰爭上日本的勝利，決不會走入新階段。

那麼，日本和美國，如何至於爭戰呢？太陽和繁星並不能同時輝耀，如何成爲繁星沈落太陽上昇的運命了呢？探索其經緯，也就是我的講演的目的。闡明這經緯，也就是有益於在其善惡兩面併知我們的敵人的本質。

歐美列強的壓力，頓加於日本，約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恰自此時，世界爲白人的世界之自負心昂揚無已，其所抱思想爲歐美以外的事物悉爲白人的利益而建造，携其所謂文明的利器，歐美乃對於東洋殺上前來。然而當時的日本因積年的鎖國政策，一般國民不知日本以外有國家，僅知中國・朝鮮之名，卽如印度亦稱之爲天竺，以爲其在天空，如此對於海外景況一無關心。在文化年間，俄人來到北海道，企圖蠢動，對於日本恰似青天霹靂，德川幕府狼狽萬分。幕府盡全力講求防備辦法，其後暫未肆逞，所以到文化・天保年間，却引起反動，對於海防，不遺餘力的松平樂翁公，竟被嘲笑爲懦弱之人。疾呼的時候，大聲狂呼，而痛定忘痛，以爲外國船決不再來，這是今昔

無改的日本人的性質。如此，其後數十年間，日本有時過度地恐懼外國的侵略，有時竟將國難忘得一乾二淨，敷衍度日。

然而，自嘉永初年之頃，長崎的荷蘭人竟向德川幕府相告以英人·美人·俄人之徒將威迫日本開港，必須慎重從事。經此相告，幕府要人和一部蘭學者，雖知形勢漸次告急，但是當日的政治方針，乃是凡事不使民知，祇使民由，假令想要使民知，通信機關亦不完備，所以國民自不消說，即官吏之泰半，對於世界形勢，亦一無所知。固然，幕府當外國船出現近海時，亦曾下令：「擊退毋疑！」然而雖謂「擊退」，也並沒有彈達遠方的大砲，鎖國以來令禁建造巨船，所以連一隻千石積重的船也沒有。

日本國內情況如此，有如荷蘭人早經相告，向日本要求開國的外國軍艦，竟堂堂通名逼來，駛入臨近江戶的浦賀灣，要求締結通商開港的條約。自不待言，那便是柏爾利所率領的美國艦隊，時為嘉永六年陰曆六月三日，溽暑仲夏，距今九十八年以前，核於西曆一八五三年。有如前經叙及，距當日五十年以前，日本近海，雖屢有外國船出沒，但其所靠岸，由江戶而論，俱是偏僻的土地。幾個先覺者雖早經懷抱鬱勃的憂

國心，但是一般國民却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此次美國艦隊，其所碇泊之地，乃日本國的大門，其所要求，乃締結條約，所以與俄國軍艦靠岸蝦夷的一隅，其給與人心的影響，誠不可同日而語。浦賀奉行聞聽柏爾利來意，在於奉呈美國國書，要求通商和親，乃說明日本的國法，答以難在浦賀收受國書，令其立即回航長崎，然而柏爾利頑不聽從，堅持己見，大有訴諸武力亦所不辭之概。又兼美國水兵竟滋意開始測量浦賀灣內，雖以日本法律斷不容許抗議，柏爾利却假意揚言：自己祇從美國國法，日本國法一無所知。

接到浦賀奉行的急報，江戶幕府，周章狼狽，不知所措。如果嚴守國法，則干戈相見，江戶灣將被封鎖。如此，日本當時既無鐵道，又無載貨馬車，向江戶運送物資的唯一通路，只有海上交通，因此這條通路也勢將被遮斷。江戶十萬市民勢將頻於飢餓如此，已經動搖的德川幕府的基礎，將愈加危險。幕府何如姑置不論，但毫無戰備，便和美國大開戰端，實乃有關日本興廢的一大事體；痛感及此，幕府遂在久里濱建設假館，六月九日在此由柏爾利接受美國國書，回答俟諸明年，乃令其暫由浦賀退出。

幕府官吏之中，竟至有人以爲美國遠在波濤萬里之外，往復必須二三年之久，其間自有妙策可想，但是柏爾利離開浦賀，決未歸還本國，直向中國的上海而去，踐其所約在翌嘉永七年正月，復又歸還浦賀，此次則更進而投錨於神奈川灣，逕向幕府嚴重要求確答；幕府迫不得已，在橫濱和柏爾利開始談判，日本遂約束了；除長崎之外復開設了下田，函館二港。

事情相隔，雖僅百年，當時的日本和今日的日本，相形之下，實在感慨無量。嘉永六年六月九日，因柏爾利在久里濱上陸，美國軍艦乃打開砲門，大放祝砲。砲聲轟隆，聞此驚惶，久里濱的漁民，乃疑爲戰端已開，就背負着行李和佛壇，奔逃山傍。在久里濱的假館，因沒有給柏爾利一行坐的椅子，再三絞盡智慧，纔想到了葬式之時和尙們使用的曲錄。於是便命令村吏員和町吏員由各寺借集曲錄，但均破舊不堪，古色蒼然，有的油漆剝落，有的腿部折斷。於是趕緊將那朱漆剝落的，塗以紅殼，黑漆剝落的，塗以黑墨，毀壞了的，釘釘修理，好歹湊足了十隻，其中最漂亮的，是野比村最寶寺的朱漆曲錄，浦賀奉行便坐在上面。更加狼藉的，是柏爾利船隊碇泊浦賀中

的日本方面的警備。幕府命令四個大名任此警備，其方法乃是以各大名由漁夫借集的漁船包圍美國軍艦，採取了所謂八陣之備。所謂八陣之備，乃是由三面包圍軍艦，鳴擊陣鐘・陣大鼓，高吹法螺貝，恰似雞之緊羽，向軍艦圍攔。這些船上，全部都張掛着許多旗幟，所以風一吹勁，旗幟便飄搖，船的動蕩也就激烈，便不得不趕緊纏上旗竿橫縛船舷之上。又軍艦長都由各藩的家老擔任，波浪高起，艦長就立刻暈船，一面呻吟，一面發號施令，竟聽不見在說些甚麼。然而，美國人却在軍艦之上，用望遠鏡眺望着這種景況。這種警備經柏爾利的抗議始被解除，實際一些用處也沒有。目睹此時警備實況的一個人這樣說：「當時即令沒有一片風，八陣之備能够充分完成，一經開戰，也不必由先方煞有介事似地打開砲門來發砲，只消以軍艦，向那包圍着的百石積重的運送船或漁船之間橫衝直撞，有如搗蒜，便一定立時會粉碎的。然而柏爾利雖充分知此狀態，平心靜氣，溫和應接，實可謂有寬仁大度的器量。」

美國經如何徑路向日本派遣艦隊，在敘述之前，首先要說一說柏爾利的爲人。柏爾利在一八五八年完成使命，歸國以後，立刻向政府提出了詳細的報告。這報告日後附



印，印成一本叫做『一八五二·一八五三·一八五四所行向中國海及日本之美國艦隊遠征始末』的長題的著書，是一本四六倍版六百頁的大書，在遠征之中能寫成這樣一本東西，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體。在報告之中所表現的他的知識，他的見識和周計，由此來判斷，無疑地他是當時美國的第一等人物。如果仔細繙讀這篇報告，我們能够抓住當時美國的是非善惡。

柏爾利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諾福克出發，橫斷大西洋，十二月一日即第十八日到達馬德拉島，在此過年，一八五三年一月在聖·黑雷那寄港，一月二十四日到達開浦頓，二月三日由此出帆，十八日到達印度洋上的毛里喜阿斯島，滯在十日間，嗣三月十日錫蘭島，三月二十五日新嘉坡，四月七日香港，五月八日上海，五月二十六日達那霸，最後到達浦賀，出帆以來約費八月之久。這是當時由美國到東洋的普通的順路。

柏爾利在這航海途上，到歐羅巴諸國各地植民地寄港。加意研究其植民政策，指摘其非人道的各點，加以嚴厲的攻擊。尤其令人注目者，是對於英國之激烈的反感。在